

关于黄背心运动的访谈

国际激进运动 校

注：转自中文 Redspark，我们核对了原文，并对原译文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改。在我们新节目的第二次采访中，一位法国同志、革命青年成员和《人民事业报》（《人民事业报》曾是法国毛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的机关报，让-保罗·萨特曾担任过该报主编。2010 年，法国毛主义者重新创办了这份报纸。—编者注）编辑之一讨论了黄背心运动的现状。

Redspark: 黄背心运动的现状如何？

答：首先，媒体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这场运动正在逐渐平息，去年 12 月，这场运动达到顶峰。

然而，经过 6 个月的斗争，可以肯定地说，这场运动的最初形式，特别是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最近两个月。

其次，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导致黄背心运动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政府和它的其他资产阶级对手什么也没有解决，群众对现状的普遍愤怒程度很高。物价持续上涨，工资冻结，失业率仍然很高，整个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的无能导致了它对任何造反者使用武力的激增。例如，在运动的第二个月，在街上部署了 8 万名警察，与以前的运动相比，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甚至为使用巡逻部队对付黄背心铺平了道路。军队被部署在大都市，警察被派往留尼汪岛等殖民地维持秩序，这些事实表明，这里的镇压程度是 21 世纪前所未见的，与二战后数十年的斗争遥相呼应。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在 11 月 17 日之前（运动的起点），还是在 12 月的环形车道上（环形车道是黄背心开始他们的运动的地方，用汽车堵住交叉路口，搭起棚屋举行集会），还是在 1 月的民众游行，还是在 2 月的地方集会，或者仅仅在 6 个月后的现在，都没有人会告诉你他们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重新站起来，现在正在寻找工具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Redspark: 你是如何分析这场运动的现状的？

答：该运动有若干情况，这些情况导致了它目前的地位。

一方面，这场运动存在内部矛盾，比如它一开始是不同阶级力量的混合体：当然是无产阶级和工人，但举一个极端的反例，卡车运输垄断企业的所有者。几周后，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不同的原因得到了救助：资本家在一周后得到政府的减税，不再支持这场运动；在暴力行动和游行示威开始后，**保守派右翼成为该运动的坚定反对者**；对运动感兴趣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对长期的斗争不感兴趣。那时，运动开始使用战术和行动，真正显示**它来自群众**：拆除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路障，罢工，封锁当地的油罐车等等。但是，要使这些行动在长期斗争中继续下去，就需要一种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在某些情况下是地方性的，但从来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这导致了当地抗议者的分散，失去了动力和兴趣。

另一个矛盾是在投票问题上的分歧：一些“第一批”黄背心（或者他们是这么说的）接受了媒体采访，被选中与政府讨论“出路”。随着5月即将到来的欧洲选举，其中一些人开始试图将运动引向选举主义。这是一次失败，因为大量的“黄背心”候选人只获得了不到1%的选票。媒体对“政党政治”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摆脱“黄背心”危机、试图影响这场运动命运的方式，结果适得其反。毫不奇怪，几个月前在圣纳泽尔举行的全国黄背心大会上，黄背心决定在选举中不支持任何人，这是重要的，强调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另一方面，运动中也有来自外界的问题。第一个和最明显的是镇压的程度，自运动开始以来，镇压已急剧升级，有几千人受伤，一百多人受重伤，十多人被杀。其结果是双重的：首先，一旦国家使用暴力和镇压，运动就变得更加激进，而那些因参加运动而被逮捕和审判的绝大多数人通常是没有政治背景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然而，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变得更加危险，因为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警察摧毁人们在环形路上的棚屋，或在街上投掷催泪瓦斯和殴打年长的抗议者，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有时逮捕的人数比他们声称参加示威的人数还要多！）这种高强度的镇压，包括身体上的镇压（警察的暴行和使用武器，导致死亡或重伤）和司法上的镇压（数千人的审判导致许多人入狱），对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地，人们仍在与这种情况作斗争：以特奥和特里斯坦为例，两名抗议者因其穿着黄色背心的

激进主义而被审判和监禁，当地支持他们的委员会在示威活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群众的支持(无论是否穿着黄背心)，如 5 月 1 日的示威或其他集会。

Redspark: 极右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这场运动来提高他们的人气和人数?和左翼相比如何?

答: 关于极右翼和运动，重要的是要理解两件不同的事情:

- 第一: 群众运动和街头法西斯集团。从一开始，这些法西斯组织就试图渗透到运动中，有些甚至传播了这是对“全球主义”的反抗的观点。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比如在环形路上，人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而不是一些巨大的法西斯阴谋。尽管如此，这些团体仍试图领导当地的集会，并被接纳为运动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失败，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区域一级，黄背心集会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将这些团体排除在运动之外。最后一根稻草是，这些披着黄色背心的法西斯分子企图在巴黎和里昂袭击黄背心，结果遭到群众和反法西斯激进分子的殴打和击退。

- 第二: 运动与法西斯党——国民联盟(前身为国民阵线)。媒体，尤其是为选举做准备的媒体，把国民联盟列为马克龙政府的头号敌人。这导致了“除了马克龙，什么都可以”的观念。总的来说，这种媒体动态确实有利于国民阵线;这使他们成为马克龙的对手。但他们是黄背心的支持者吗?他们口头上支持这场运动以赢得选举的支持，但他们也支持政府加大镇压力度。与法西斯主义者的预期相反，黄背心并没有发泄他们对选举的愤怒;全国聚集选票的增加幅度很小。同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左派也因试图领导这场运动，但未能成功，而完全丧失了信誉。

这就导致了目前的情况: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必须由更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来反对，以表明真正的替代办法是革命。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自从“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辩论的焦点就集中在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等与全体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话题上，而不是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话题。向人民表明法西斯分子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从中获利)现在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Redspark: 为了让左派在未来出现这样的群众运动时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需要改变什么？

答：首先，如果我们笼统地谈论“左派”，这场运动已经表明，正如 2005 年郊区起义（2005 年在巴黎郊区爆发的因两名北非移民因躲避警察而触电身亡而爆发的郊区群众起义。—编者注）所表明的那样，它无法领导一场大规模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组织的犹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往往要等整整一个月才承诺支持这场运动并加入它。这是可耻的，只有少数几个组织，包括革命青年和许多当地工会，从一开始就穿着黄色背心出现在现场。

但这一运动标志着一个深刻的变化：将会有有一个“之前”和一个“之后”的黄背心。引用一位同志的话：

“死者、伤者、被监禁的人、被殴打的人、失业的人，还有所有抬起头来的人、向警察扔石头的年轻人、从老板或面对愤怒的群众而转身逃跑的 BAC（反犯罪旅，最残暴的警察部队之一）的眼中看到恐惧的工人、领导斗争的妇女……他们不会忘记！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同事、邻居和朋友，这简直是一个疯狂的人数。”

这个运动代表了一些新的东西。在数量上，它涉及到非常多的人，遍布整个法国领土。它在一些殖民地特别活跃，比如处于斗争前沿的留尼汪岛。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群众支持水平达到了 70% 以上。现在，这场运动也出现了质的变化：大量的人没有组织，但他们的意识在斗争中得到了提升。现在必须把这种提高的意识引导到革命组织中去，以避免利益的丧失或法西斯分子的渗透。

革命者在当前形势下的作用，是担负起群众运动遗留下来的任务，去找那些已经起义的群众，特别是在当地的环形交叉路口和公共场所起义的群众，把鼓动、教育和组织工作，推向在这次运动中终于抬起头来的、决心不再低下头来的广大群众。如果我们要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我们就不应该是旁观者，不应该是评论员，而应该是走在最前列的行动者，走到人民群众面前，把我们的观点和分析讲清楚。